





乾隆五十五年校刻

# 韓詩外傳

亦有生齋藏板

齊魯韓三家詩雖皆失傳而唐人經義及類書所援引  
唯韓獨多其內傳亦僅見一二若外傳固未亾也漢志  
本六篇隋志則析而爲十非有所增益也其得流傳至  
今者豈非以文辭贍逸爲人所愛玩故哉顧傳本雖多  
而譌脫亦往往相似吾友武進趙舍人億孫旣取數本  
校之又取其與諸書相出入者參互考證擇其是者從  
之其義得兩通則仍而不革慮其損真也又諸書所引  
亦尙有出於此書之外者復爲之博綜以繫於後蓋自  
有雕本以來至今日而譌者正脫者補閱者咸稱快焉  
余亟懇愚付梓公諸同好因綴數言於簡端夫詩有意



中之情亦有言外之旨讀詩者有因詩人之情而忽觸夫已之情亦有已之情本不同乎詩人之情而遠者忽近焉離者忽合焉詩無定形讀詩者亦無定解試觀公卿所贈答經傳所援引各有取義而不必盡符乎本旨則三百篇猶夫三千也外傳所稱亦曷有異哉善讀者融會而貫通之將孔子所謂告往知來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舉可於斯參觀焉爾中間或亦有里俗之言不盡歸典則者鑒別之明當自求之要其格言古訓之釐然有當者正多也然則此書蓋可以廢乎哉

乾隆五十五年端午日東里盧文弨序於龍城書院

校刻韓詩外傳序

內閣中書舍人趙懷玉 謨

漢志韓詩內傳四卷外傳六卷故三十六卷說四十一卷隋志厘有內外傳內傳益以薛氏章句爲二十二卷外傳析爲十卷今內傳已佚聞散引於諸書嘗欲仿朱子之意寫爲一書卒卒苦未能就若外傳篇目合之隋志則固居然足本也自明以來屢有鈔本惟虞山毛氏較善而譌脫亦復不免既取數本參校其別見諸子與此相出入者亦疏證於下譌者正脫者補義得兩通者竝列焉蕪學罣漏無以自信未敢示人也歲戊申餘姚



盧弓父先生來主吾郡講席洽聞舉遺日以表章周秦  
 兩漢之書為事丹黃讎勘一字弗苟過從之暇偶及是  
 書先生出手定本見示嚴核博綜略無遺憾乃取向所  
 參校者改竄而增益之於是未敢自信者藉可質之於  
 世矣閒嘗思之當漢之盛燕趙閒好詩言詩者實由韓  
 生毛公趙人其原未必不由韓氏鄭康成亦先通韓詩  
 故注周禮禮記與箋詩頗異然則毛鄭固皆出於韓而  
 人乃退韓而尊毛鄭隋唐之際韓詩尚存已無能傳之  
 者厭故喜新數典忘祖蓋非一朝夕之故矣或曰是為  
 內傳言之至外傳則多雜說且不合經義子何好之深

瀚謹案毛韓授受原  
 流各別似未可強說若  
 毛果由韓則鄭氏注禮  
 箋詩又安得有異乎  
 韓固自名家不煩借重  
 毛鄭也

也夫為詩首忌固哉告往貴知來者三百之陳初無達  
 詁一隅之舉可以例餘徒案迹而議性情是猶閉睫而  
 欲觀天地之大也班書言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  
 萬言後人顧訾其不合詩意何哉特是外之云者與內  
 固殊大醇小疵所在而有雖大理之號偶誤漢官阿谷  
 之辭或出後世要之觸類引伸不謬乎主文譎諫讀者  
 苟知決擇以歸勸懲謂之引詩證事可也即謂之引事  
 明詩亦可也乾隆五十五年歲在庚戌夏五月



韓詩外傳舊序

始余年少讀韓詩外傳疑其爲先秦時文字及授詩爲  
專門學間有韓魯齊三家之詩遂求得之因考其說韓  
詩燕韓嬰所作故號韓詩魯詩浮丘伯傳之魯申培公  
故號魯詩齊詩齊轅固所傳故號齊詩或以國稱或以  
氏傳齊詩魏代已亾魯詩亾於西晉而韓之傳又與齊  
魯閒殊然歸一也漢藝文志韓詩三十六卷內傳四卷  
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  
章句唐藝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  
十卷韓詩存而無傳者至唐猶在今存外傳十篇非韓



嬰傳詩之詳者遺說時見於他與毛說絕異茲固不暇論也然觀外傳雖非其解經之詳斷章取義要有合於孔門商賜言詩之旨況文辭清婉有先秦風學者安得不宗尚之海岱劉侯貞來守嘉禾聽政之暇因以其先君子節齋先生手鈔所藏諸書悉刊置郡庠期與四方之士共之顧其意與祕而不傳視爲己私者相去遠矣余聞後漢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因號薛氏章句今侯父子以韓詩相傳蓋慕薛氏之風而興起千載下者非果有得於韓氏源委其能然乎余旣獲重閱一過故著其說如此尙當舍余詩學侯詩也至正十五

年龍集乙未秋八月曲江錢惟善序

文之在世如風行水上變態無定惟載道者可貴也外此藝焉爾六經之文渾涵如天萬象森列不可尙已至孔孟繼六經而作其文廣大淵宏中間每取易詩書中之要語而推廣之闡幽微顯以盡其蘊則道從此出矣夫何韓嬰處乎漢孝文之世遭秦火絕學之餘迺能衍詩作傳命意布詞一倣孔孟之文凡諸詩言約旨遠者悉肆力極致上推天人之理下及萬物之情以盡其意文則嚴整簡古厲世範俗皆順於道宛然聖門家法豈漢世人物之所遽能邪然生在當時以詩名與魯申培



齊轅固二詩竝列於世亦嘗以易作傳授人今已不傳而其詩亦亾又因以慨歎天下之遺書於無窮也嗟乎韓生不見於經傳故世鮮聞今薛子汝修篤學嗜詩迺於先會大父黃門公笥中得此書愛其文古而鈇諸梓以傳於世其用心不可嘉也乎濟南陳明撰

韓詩外傳漢志六卷隋唐志十卷

宋歐陽修曰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令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詩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誦習各殊至於考風雅之正變以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

晁公武曰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其及於經蓋寡而其遺說往往見於他書如逶迤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此稱外傳雖非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洪邁曰漢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歷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於杭

陳振孫曰外傳卷多於舊蓋多記雜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

王應麟曰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

明薛應旂曰韓嬰外傳雖未盡能以意逆志而變動不居猶有古之遺焉

王世貞曰韓詩外傳雜記夫子之緒言與諸春秋戰國之說大抵引詩以證事而非引事以明詩故多浮泛不切牽合可笑之語蓋馳騁勝而說詩之旨微矣

董斯張曰世所傳韓詩外傳亦非全書文選李善注引外傳文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又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藝文類聚引外傳文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霏雪雲曰同雲又曰自上而下曰雨雪又曰溱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



不祥也太平御覽引外傳文云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膏歸於露髮歸於草佛典引外傳文云老筐爲萑老蒲爲葦今本皆無之

國朝四庫全書目錄云韓詩外傳雜引古事古語證以詩詞與經義不相比附所述多與周秦諸子相出入班固稱三家之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意或指此類歟

臧琳曰韓詩外傳隋唐志十卷今本同讀其書少次序又多雜見于呂覽淮南管荀大戴記說苑諸書考漢志本作六卷則今書非韓氏原編容或有後人分并且以

他書廁入者本傳稱孝文時爲博士武帝時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今讀其傳有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斯言也卽孟子性善之說也秦漢以來如毛公董生可爲見道之醇儒矣而性



善之說則俱未能言也愚謂孟子之後程朱以前知性善者韓君一人而已故特為表出之以就正于有道焉

江寧劉文  
奎楷鐫字

韓詩外傳卷第一

漢 燕人韓嬰 著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橋本或作矯古通用今從毛本通津草堂本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  
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  
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  
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

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

列女辯通傳亦載之婦人作浣者下婦人俱作

處抽觴以

俗本此下脫三百六字從毛本補

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

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  
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  
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

婦人乎

御覽七十四引作何問於婢子列女傳同

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

奠然而棄之從

舊作促案上文云迎是逆也此云從乃順也作從為是據御覽列女傳改

正流而挹之奠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

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

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

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

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

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

列女傳有過賢

則賓四字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

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綌五兩



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句有譌御覽八百十九作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列女傳同分其資財棄之

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列女傳作子不早命切有狂夫名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

思毛本作息乃後人所改今從詩攷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孔叢子儒服篇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南遊過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說苑雜言篇作有智者壽乎家語五儀解智者上無有字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說苑作佚勞過度者家語同此似脫二字病其殺之

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其殺之少以敵眾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文子符言

篇載老子之言略同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於胡本作乎水火在

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燄同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

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亾詩曰人

而無禮胡不遄死降禮疑是隆禮

韓詩外傳卷一



君子有辯善之度

荀子脩身篇作扁善之度楊倞注引此併釋之云言君子有辯別善之法

即謂禮也

以治氣養性

荀作生

則身後彭祖脩身自強則名

配堯禹宐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信禮者也

荀作禮信是也

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

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

本皆作知節今依荀子文改

不由禮則整

陷生疾

整荀作觸

容貌態度進退趨步

舊作移步譌荀子作趨行則此乃趨

字誤為

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

本皆作由禮則夷國譌脫殊甚今依

荀子補正荀云不由禮則夷固僻

故入無禮則不生

達庸眾而野楊注夷倨也固陋也

舊本故字譌作政又脫人字不生作不行有王字事屬下句今案行字衍王乃生之譌俱依荀子改正

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亾無日矣

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

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

不死何為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

柳下惠不

證岑鼎呂氏春秋審己篇新序節士篇皆載之此所謂成其信也說苑立節篇作尾生此泥殺身而失之

者也尾生之信豈可與比干夷齊並論哉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

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為夫義之不

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

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

俗本泥夷服尾生曰咸淳本有之



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

世世上有後字說苑與日月竝而不息不字脫依說苑補天不能殺

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汚也然則非惡生而

樂死也非此非字本缺依說苑增惡富貴好貧賤也由其理尊

貴及己而仕也不辭也此六字說苑作士不辭也仕與士古亦通用孔子

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富而不可求從

吾所好此九字本皆脫案無此則上下語意殊不完全今據說苑補入故阨窮而不

憫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

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

新序節士篇作揉桑以為樞莊子寓言篇無揉字餘同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

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本皆脫車

字據莊子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楮冠莊

新序補以樺皮為冠也黎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

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

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

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

之匿莊子新序作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

貢逡巡面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

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



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  
愛孰能忝之新序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  
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

盡乎美善

善本譌作著案大戴哀公問五義作雖不  
能盡善盡美家語五儀解作遂不能備百

善之美作  
善字是

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

已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馬

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知也

知本或  
作和非

其勢然

也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皜

皜容人之混汚然

荀子不苟篇作其誰能以己之漹  
漹受人之域域者哉楊倞注漹漹

明察之貌  
域域昏也

詩曰我心匪鑑不可以茹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脩之孔子過而不式子

貢執轡而問

說苑立節篇  
作子路問

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

式今陳之脩門者眾矣夫子不為式何也孔子曰國

亾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亾而不死非勇

也脩門者雖眾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

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跡於人能隨



天地自然為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  
 則人無位矣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唯不求利者  
 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詩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恥分矣  
 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  
 故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  
 名彰也詩曰本亦作云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  
 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  
 以天下為名利者也詩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  
 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  
 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  
 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  
 膚安蕤賓有聲鶴震馬鳴及僕介之蟲無不延頸以  
 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  
 之樂即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  
 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

露不使

使上本皆衍凋字說苑建本篇作不使今據刪

賢士欲成其名

說苑作賢



者欲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說苑以為子路之言家語

致思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

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惓惓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

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

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

不與家珍御覽四百四十一與作以又此下有且病

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御覽淚死之日

宮女纒絰而從者十人謂從死也孔叢記義篇謂內人從死者二人案檀弓止謂

內人皆行哭失聲至魯語則載敬姜先戒其此不足

妾以無洵涕無搯膺云云則必無殉死之事

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

人兮德音無良

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

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日無見

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大戴本

徹的玉篇音徒賢徒涓二切今大而後能見八月生

齒舊本作七月而字衍大戴說苑皆無今據刪而後

能食暮年骸就大戴說苑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說苑

合大戴作瞎合瞎為目童子精似不當言而後能言



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  
 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  
 七月生齒七歲而齠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  
 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  
 情縱欲反施亂化舊脫亂字據說苑補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  
 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  
 也賢者不然精氣闐溢而後傷時說苑有不可過也  
 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  
 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文選注凡六引皆作躊躇唯鸚鵡賦注與此同  
順賦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

說苑有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作甚焉故稱日月也

楚白公之難有莊之善者莊本皆作仕譌新序義勇篇作莊善無之字渚宮舊事注

云新序作莊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棄母而死君可義之恐誤

乎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  
 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  
 何不反也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  
 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  
 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之  
 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



次君臣所以為順也今殺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為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況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興師而從之興本皆譌與今案文義改宋人聞之儼然感說而晉國曰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云程本作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趙宣子之謂也

傳曰水濁則魚喁淮南繆稱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

峭則隤淮南作岸峭者必陀高注云峭峭也陀落也故吳起峭刑而車裂

峭刑淮南作刻削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

淮南琴作瑟大絃急淮南作絃則小弦絕矣故急轡銜者銜淮南作

數策二字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淮南削作損損作蔽下云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為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矣

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言語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說矣言語遜應對給則民之耳說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說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



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仁道有四礫為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礫

仁者礫蓋苦節過中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

其財中知人能安樂之是聖仁者也上亦知天能用

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

者也寬而容眾百姓信之道所以至弗辱以時是德

仁者也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

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

嘗疾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祥是

礫仁者也此下舊本別提行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

今案文義連之

則不深仁礫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

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日申徒狄

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亾弗能改也雖

枯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礫

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

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

故濡足本譌作儒雅據新序節士篇改正御不救溺

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舊本脫今據初桀殺關龍

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亾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



滅其國故亾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

而沈於河新序初學記御覽抱石皆作負石史記鄒陽傳索隱引新序作遂抱甕自沈于河

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歟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

爲之謂之何哉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御覽四百二十六作採蔬遇新序節士篇作將蔬下同

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

之遺德教者眾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

己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本脫是字據新序御覽補上不已

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弗舍惑

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汗其

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汗其君而履其土此十字本闕據新序

補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

之有哉之有本或誤倒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

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

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

行礪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爲人不祥鮑焦可

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

句見詩攷新序無亦字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昔者周道之盛邵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邵伯曰嗟

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



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邵伯暴處  
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  
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  
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邵伯之所休息  
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  
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第一

韓詩外傳卷第二

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剋將去而歸於

是使司馬子反乘闔

舊作闔譌案本堙字借用闔堙  
距堙上城具見公羊宣十五年

傳闔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闔而應之子反曰子之

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枿骸而爨之子  
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秣之使  
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  
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  
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  
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



矣易子而食之枵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軍亦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似當作可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下舊有子字衍今刪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公羊作引師而去之此遂

下似脫一引字君子善其平己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為通用

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御覽四百六十九引作是以泣

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

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

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驟吾園廣韻驟馬土浴也涉扇切而食吾

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叻利之半越王句踐起兵而

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

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

福相及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

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此與列女傳所



載魯漆室女事略相近彼憂魯君老太子幼較近情理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本或從毛改爾不臧我思不遠今孟子外書為正篇載之嫁娶無娶字怠作舛挾其變下無權字此衛女不知是詩何篇所引載馳不可謂即指此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

無飢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

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

王曰則沈令尹也則即古通用新序一列女傳賢明篇皆載此事沈令尹俱作虞邱子

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疑當有字

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

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

同列者十人列女傳作七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

之寵哉不敢私願蔽眾美欲王之多見則娛列女傳作欲王

多見知人能也似勝此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新序作數十年列女傳作十餘

年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



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  
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  
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  
姬之謂也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  
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  
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瑳以孝外為之陳王法  
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本或作裘旃相隨心又樂  
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  
子之教淺深又賴二三子切瑳而進之內明於去就

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御覽三百

八十八引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

磨尸子所載略同韓非喻老篇云曾子見子夏曰何肥也云云語略同

傳曰雩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星墜木

鳴國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

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黨

見此條見荀子天論篇楊倞注云風雨之不時是無

世而不常有也上明政平是雖竝至無傷也上闇政

險是雖無一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

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枯耘傷歲荀子作楛耕傷稼耘耨失歲此



枯與槁同謂鹵莽滅裂也傷歲謂無年義與荀異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

民飢道有死人寇賊竝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

相盜禮義不脩一作循荀作脩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

上殺讀曰弑父子相疑是謂人妖荀重一妖字是生於亂傳曰

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荀無此二句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

用之變荀作辯不急之災荀作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

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瑳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瑳

如琢如磨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

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

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夤同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

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

草木根芟淺未必撼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撼必先矣

李善注文選陶徵士誄芟作核墜作隧古皆通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

其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亾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

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本或作愁乾喉焦

脣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

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愀其泣矣

何嗟及矣說苑建本篇亦載之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疎而外親

荀子法行篇作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意亦相同楊注引家語不比於親而比於疎案今家語賢君篇作不比於數以為夫子告顏淵之二曰身不善而怨

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疎

而外親不亦反乎荀子反與下句遠互易身不善而怨他人不

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愒其泣矣何

嗟及矣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

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

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

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

能也必使能者為己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

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

也

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

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

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

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

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

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



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

荀子哀公篇新序雜事五家語顏回篇並載此事

東野

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廢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新序作躡席疑此揭本作躡乃躡字之俗體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

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

子何以知之

何以一本作以何

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

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

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

一本無也字荀子有

今東野

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

新序銜作御

周旋步驟朝禮畢

矣

言盡朝禮之儀

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

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

荀子家語作攫

新序作觸

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

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

定公曰寡人之過矣

本亦作也新序同



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

不至血者死

本譌作指血至者死據晏子春秋雜上篇新序義勇篇改正呂氏春秋知分篇

所載不盡同

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晏子

舊本不奉杯重今補

血仰天而嘆曰惡乎崔杼將為無道而殺其君於是

盟者皆視足

非作之

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

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吾願

子之圖之也晏子曰吾聞留

晏子新序作回

以利而倍其君

新序有者字

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

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

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

子起而出援綏而乘其僕

呂覽新序有將字

馳晏子撫其手

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廚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

行成節然後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恂直且俟彼己之

子舍命不偷晏子之謂也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

史記循吏傳新序節士篇所載同呂氏春秋高義篇作石渚渚宮舊

事同其為人也公正

舊脫正字據御覽四百三十八補

而好直王使為

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

舊脫其字從御覽增

還反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

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

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



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  
 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  
 法不能新序作不敢下之義也遂不去鉄鑽刎頸而死乎廷  
 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為父隱  
 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  
 先生之謂也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

悒悒見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伯玉之行也故為人父者則願

以為子為人子者則願以為父為人君者則願以為

臣為人臣者則願以為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

彼己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

傳曰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郊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閒

初學記引顧子路曰由來取二字本脫束帛此下衍

作甚說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思篇皆無初學記亦無今據刪

有閒又顧謂曰取舊脫謂束帛以贈先生子路率爾

說苑作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

見此語譌御覽四百二作士不中間而女無媒而嫁

者君子不行也御覽作非君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

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青陽宛兮青本皆作清

引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



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苟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枉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己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盪盪乎其易不可失也嫌一作乎其廉而不劌也溫乎其

仁厚之光大也光一本作寬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

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常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晉文侯使李離為理本作為大理據御覽二百三十一引無過聽殺人自

拘於廷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



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吏讓

位受祿為多祿本作爵史記循吏傳新序節士篇俱是祿字今從之不與下吏

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

君曰子子字舊脫今補自以為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

法失則刑御覽又有刑失則死君以臣為能聽微決

疑故使臣為理今過聽殺人臣之罪當死舊脫臣字誤重一罪

字今刪補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疑是非所望也趣出

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

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

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

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齎金

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

列女賢明傳作淮南是下同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

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

外車軼與轍同莊子人間世螳螂怒臂以當車軼釋文音轍戰國齊策主者循軼之途也高誘注

軼途轍之道也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齎金百鎰

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

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

妻戴紕器紕毛本譌經一本作織亦妄改今從列女傳變易姓字莫知其



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

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新序節士篇引詩

郊與此相同毛本改爰得我所

昔者桀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新序

篇作一鼓而牛飲者羣臣皆相持而歌新序有江水

三千人此有脫文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亳亳亦大矣毛本

尚書殷傳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驕疑六轡沃兮

亦作矣去不善而從善而從本皆作兮案不善韻不協不當

就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至林本作舉觴造桀

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亾無日矣桀拍然而扑

嗑然而笑嗑然大傳新日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

序作啞然天之有日也日有亾乎日亾吾亦亾也於是伊尹接

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為相可謂適彼樂土爰得其所

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饒

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

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鷄乎首戴冠者

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得食相告

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鷄有此五德君猶日淪而食

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



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粱文選辯命論注引作稻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本作矣文選注引作也臣將

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

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

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大平

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為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

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去汝適

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

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

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

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

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弊性事情本皆

事情譌今從說苑政理篇改呂勞力教詔說苑作勞

氏春秋察賢篇作弊生事精足煩教詔煩教詔呂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

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不能恬貧窮而曰我

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

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

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也焉



能行此曾子褐衣緼緒與著音義同未嘗完也糲米之食

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焉能行此夫

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白名

說苑立節篇作著名著猶白也本或作徇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說苑作成

之詩曰彼己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

非良本或作良非誤也說苑作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

脂車百乘脂車本皆作指車御覽四百七十二引作枝車皆不可曉觴於韞丘之

上子路與當作語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

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

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闕音塢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

夫子勇士不怠喪其元志士仁人不怠在溝壑子不

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此下本有故字衍負

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

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

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

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

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闕然投鎌於

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怠喪其元志士仁人不

怠在溝壑子不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



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鴟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倉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

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

此下本皆衍一有字或讀首士有五有為句以下五

有字皆為句細審似非是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

敖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

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鬪心智惠者

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姦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

泄民而反以蠱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

也詩曰溫其如玉在木板屋亂我心曲

上之人所遇色為先聲音次之事行為後故望而宐為

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

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

言而知宐為人君者詩曰顏如渥赭其君也哉

子夏讀書已畢

讀書本皆作讀詩案尚書大傳略說孔叢論書篇皆是讀書此下所論亦是書

其作詩者疑後人習讀論語因

夫子問曰爾亦可言

於書矣

可言毛本作何大傳

子夏對曰書之於事

也

兩書於

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

錯行

燎燎兩書皆作離離

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



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

此上十字本皆脫據大傳補大傳闕者字據藝文類

聚引補孔叢作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

不敢忘雖居蓬戶之

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

可發憤忘食矣

大傳作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其中以

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忼慨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今本大傳窮

居作巖居非

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

飢

程本胡本

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殆可以言書

已矣

殆本皆作始譌據大傳孔叢改以與同已字疑衍兩書皆無

然子以當作見

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

子曰闕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

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

大傳入其中前有高岸

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

謂精微者也

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

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

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

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

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

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深



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便捷  
則安之以靜退荀子修身篇此句下有狹隘卑攝貧

利則抗之以高志容眾好散荀作庸則劫之以師友

怠慢標棄則慰之以禍災標棄猶今人言拋棄荀子

輕薄為標愿婉端慤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

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以上荀子好一則

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

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為國

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

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

樂思嗣親也禮記曾子問文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郊特牲文

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曾子問文厥明見舅姑舅姑降於

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郊特牲文又昏義云以

婦升今據禮記兩篇改正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

者因人情為文詩曰親結其縞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

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修治心術則不妄喜怒



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為仁義動而為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卷第二

韓詩外傳卷第三

傳曰昔者舜甑盆無臙而下不以餘獲罪

臙俗臙字初學記作臙下

云而工不以飯乎土簋啜乎土型

史記秦始皇本紀集解引呂靜云飯

器謂之簋型作形如淳曰土形而農不以力獲罪

麇飯器之屬瓦器索隱本簋作壻

衣而盩頌

晏子春秋諫下篇古者嘗有紕衣攣頌而王天下者尚書大傳略說古人冒而句頌

今此盩字疑當作盩音周盩有曲義又疑是盩字與戾同竝與攣句義相合毛本作盩更譌而女

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為功

功字疑衍而民不以

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多下

多本或作眾今從林本通津艸堂本聖

人寡為故用物常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此下毛本即有詩曰忠易為禮誠易為辭賢人易為



民工巧易為材詩曰岐本或作改譌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亦以爲湯之時三日而大拱

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為而生於

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亦當作廷殆

不吉也湯曰柰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

之先見妖而為善即禍不至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

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

日而穀亾妖孽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

昔者周文王之時莅國八年歲六月歲本或作夏文王寢疾

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臣聞地

之動為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

出國郊羣臣皆恐請移之文王曰柰何其移之也對

曰興事動眾以增國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

天之道見妖是以罰有罪也呂氏春秋制樂篇無是字此或本作以是文倒

耳我必有罪故此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眾以增國

城是重吾罪也不可以之以之二字衍呂氏作文王曰三字蓋更端之辭後人

遂去之而易此二字謬甚昌也請改行重善移之

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舊本禮秩

中間衍一節字依呂氏刪之秩本亦作秩飾呂作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



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遂與羣臣行此無幾

何而疾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已動二字本皆

脫依呂氏補四十三年凡涖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

所以踐妖也踐如左傳妖夢是踐之踐杜注踐厭也呂氏作止殃翦妖翦踐古亦通用詩

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王者之論德也下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

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

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取賞於

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

者之德荀子王制篇有此文末句作是王者之論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

在位

傳曰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性爲已至道至毛本作

爲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

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修

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知慮多當未

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不若己者是

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百王之法若別黑白應

當世之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運四支因化之功

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

有周式序在位



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黃則魏

成子說苑臣術篇翟黃作翟觸觸黃之名也下亦作黃魏成子作季成子願卜之於先

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閒親臣

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

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

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

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

遇翟黃曰今日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

曰魏成子為之翟黃悖然作色曰吾何負於魏成子

西河之守吾所進也君以鄴為憂吾進西門豹君欲

伐中山吾進樂羊中山既拔無守之者本或無者字吾進

先生君欲置太子傅吾進趙蒼唐舊本脫唐字下八卷內有據補說苑

臣術篇作屈侯鮒皆有成功就事吾何負於魏成子克曰子

之言克於子之君也豈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

非成則黃二子何如臣對曰君不察故也居則視其

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

為貧則視其所不取五者以定矣何待克哉是以知

魏成子為相也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

日千鍾什一在內九在外此三字本皆闕案說苑作什九居外一居中則此亦

當補三字語意方顯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



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  
得與魏成子比乎翟黃逡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  
於夫子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

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也字本皆脫案

荀子王制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

亾故聚斂以招寇寇本皆誤作穀案荀子作召寇今據改積財以肥敵

危身亾國之道也明君不蹈也將修禮以齊朝正法

以齊官正本或作王非平政以齊下本或作平正以齊政譌今從林本通津艸堂本

然後節奏齊乎朝本或脫齊字又乎作于下法則度

量正乎官忠信愛刑平乎下本或作刑于下今從毛本通津本如是

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洋乎海內

福祉歸乎王公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

福祿來反

楚莊王寢疾莊當作昭事見左氏哀六年傳說苑君道篇家語正論解並同卜之曰河

為崇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祭不過

望之字非衍則下有脫文通津本之制作或當作之制近是濉漳江漢楚之望也

寡人雖不德本亦作得古與德通河非所獲罪也遂

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

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



保介莊王之謂也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

痿蹶逆脹滿支隔

本作膈誤御覽七百三十八作隔從之

旨煩喘痺風

此之曰十二發賢醫治之如何

本脫如字據御覽補

曰省事輕

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飢寒則蹶不作無令財貨上

流則逆不作無令

御覽作使

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

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

情不上通則隔不作上材恤下則旨不作法令奉行

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人伏匿

本脫人字

據御覽補

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

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

御覽作患

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

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詩曰多將熇熇不

可救藥終亦必亾而已矣故賢醫用則眾庶無疾況

人主乎

傳曰太平之時無瘖癰

禮記王制瘖聾跛躄此癰當卽聾之別體集韻以為羸病則與

下庭蹇復非也

跛眇庭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

無襁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

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瞽有

瞽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



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

亾生者眾

禮記經解大戴禮察篇皆有此文

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

引之

人事倫則順于鬼神順于鬼神則降福孔偕

林本通津本作皆

詩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程本祀作配

武王伐紂到于邢丘輓

本皆作楯御覽七百七十輓類載之作輓今據改折為

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

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輓

本或脫此字據御覽補

折為三者

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洒

本作灑今從御覽

吾兵

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

人者憎其肯餘

肯即胥字本譌作骨據尚書大傳改正

咸劉厥敵靡使

有餘

此二句大傳是召公語

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

而進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

度與宅同

而佃二句大傳作各佃其田母故母新說苑貴德篇獲字作變是下又有惟仁之親一句大傳作唯仁是

親此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

乃修武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行克紂

于牧之野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騶彭彭維師

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既反

商未

舊脫依禮記樂記補

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

舊譌蒯據樂記改

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

說苑作是天傳作之此軒



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

表商容之閭濟河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

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車甲衅而藏之於府庫示

不復用也於是廢記作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

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

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

敬舊本作朝覲諸侯知以敬餘坐記作三老五更於

大學多脫今據記文補十一字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所以

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不

亦宜乎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言伐紂而殷亾武

也言本或作信也本或作乎今皆從毛本似尚有脫文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

無往教本或脫無字林本有致師而學不能學本或作禮譌往教則

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

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詩曰

日就月將

劔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穀不

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

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愧別本作壞今從毛本

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



詩學一而知二而毛本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

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

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

學故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也故

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于光明

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延及君

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

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

聞之事見春秋莊十一年是時孔子未生也左傳作臧文仲下又記其父臧孫達之言似文仲亦誤

記不如說苑作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

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亾也忽焉成湯文

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

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

平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

寧詩曰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士之毛本作便人一

主得賢臣頌注引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二

作士之今據改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

舊脫今據說苑尊賢篇補



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

此九字本皆脫據文選注

補說苑作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

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

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

士皆自以不及君

選注自以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

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讓礫石

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

芻蕘言博謀也

舊脫言字增

桓公曰善乃因禮之

因本皆作

固依說苑改

暮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

選注作相選而竝至

矣詩曰自堂徂基自羊來牛

林本通津本來作徂

以小成大

作言以內及外以小成大也此疑脫

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

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

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係天下和平國家安寧

人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不易形日

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動以雷電潤

以風雨節以山川均以寒暑萬民育生各得其所而

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人剡木為舟剡木

為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

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饒确不獨苦雖遭凶

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



死不轉尸本或作壑今從林本夫是之謂樂詩曰於鑠王師遵

養時晦

能制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為自養也飲食適

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煖適乎肌膚然

後氣藏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時本或脫時字毛本有起居而

遊樂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

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

樂故不為也是以冬不數浴非愛水也夏不頻湯非

愛火也冬夏二字毛本通津本俱互易御覽五十九亦引作夏不數浴不高臺榭非

無土木也不大鍾鼎非無金錫也不沈於酒不貪於

色非碎醜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為天下

法矣故用不靡財足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

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辭餘辭本皆作

碎今案文義改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

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

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治道

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嗜

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



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此明

於為己者也為己上本皆有魚字衍韓非外儲說右

也語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

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

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

民父子訟之為不義久矣說苑政理篇作夫民不知

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亾矣訟者聞之請無訟

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人以僂不孝一人本皆作一

改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

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荀子宥坐篇家語始

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

從荀子家語邪行作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

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

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

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

不用也荀子家語俱作威厲故形其仁義形本或謹

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

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

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

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

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碎猶決其牢

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不亦舊本倒今案文義乙故曰未可殺

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

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

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

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為上

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

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

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

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為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

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

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舊本自夫散其本教下別

為一條非是今改與上文連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岐山

當作岐山戰國魏策作文山亦汶山之譌汶岐嶠皆與岷同左洞庭之波本或作陂今從

通津本與說苑君道篇同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

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

民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載

色載笑匪怒伊教舜之謂也問曰然則禹之德不及



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臣下之義也假使禹爲君舜爲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謂達乎爲人臣之大體也季孫子之治魯也眾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亾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

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亾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

遺小閒似有智者動而之下

舊本作下之今從御似覽五十九引乙正

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

障本譌作漳今改從通津



本與說苑雜言篇同春秋繁露山川似知命者歷險

頌作鄣防山而能清靜鄣與障同致遠卒成不毀四字藝文類聚御覽俱無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

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

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

飲酒樂水之謂也

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

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

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從本或天地以

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御覽二十八引

植焉飛禽萃焉走獸伏焉育萬物而不倦詩曰太山

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

傳曰晉文公嘗出亾反國三行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

狐謂咎犯曰吾從君而亾十有一年君字本皆脫據

一說苑顏色黯黑說苑作手足胼胝今反國三行賞

而我不與焉君其忘我乎其有大過乎子試為我言

之咎犯言之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高明至賢志

行全成說苑作德湛我以道說我以仁變化我行昭

明我名變化呂氏當賞篇作暴浣使我為成人者吾

以為上賞恭我以禮防我以義呂氏恭作藩援我使

我不為非者呂氏不字吾以為次勇猛強武氣勢自



御難在前則處前難在後則處後免我危難之中者

吾又以爲次

本皆脫又字呂氏作吾又以爲之次今案文義當有又字補之

然勞苦

之士次之詩曰率禮不越

禮本皆作履案詩攷引作禮說苑同今據改

遂

視既發今不內自訟過不悅百姓將何錫之哉

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眾人皆愚

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乎千

歲之後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況乎千歲

之上乎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也曰聖人以己度人

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

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夫五帝之前無傳

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

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殷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久故

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細

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

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詩攷云外傳作湯躋禮記孔子間居注齊讀躋言古今一也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

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

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然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

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

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



湯齊

孔子觀於周廟

荀子宥坐篇家語三恕篇淮南道應訓皆作魯桓公之廟

有欹器焉

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也

為舊本作謂荀子作為說苑敬慎篇

亦同今

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

坐舊本作座俗

孔子

曰聞宥坐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

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

喟然而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聞

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

淮南抑作揖說苑作

挹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

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

眾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強

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

聖敬日躋

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

御覽

四百七十四引作執

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

先見者四十九人

此句所字舊無據御覽補

時進善百人教士千

人官朝者萬人

御覽進善下教士下俱有者

當此之

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

此二

字舊本無據

御覽引補 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

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



也荀子堯問篇亦作成王又相天子本皆作下今吾

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

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

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眾兵

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說苑博

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御覽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亾其

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

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近御覽謙之謂

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

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官成

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說苑無示不成者天道然

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

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疏疏

子道篇作裾裾說苑雜言篇昔者江於瀆說苑作江

山岷亦作岷汶此作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不說苑

瀆或亦音近借用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

渡也非其眾川之多歟今汝衣服甚盛甚舊譌作其

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



攝如也

毛本通津本攝作揖荀子作蓋猶若也說苑作蓋自如也家語作蓋自如也

孔子

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

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

長三書皆作能

故君子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之不能為不能行

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

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

為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

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

入乎耳出乎口鈎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

鄧析惠施能之

析為析之別體

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

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

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

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之為貴

亦見荀子不苟篇

詩曰不競

不綌不剛不柔言當之為貴也

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

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

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

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污君不辭

小官進不隱賢必由其道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



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安能挽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詩曰不競不綵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

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

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荀子王制篇作相地而

初危反政理道而致貢荀子作理道之萬物羣來無有

流滯荀子作滯留此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

疾其勞雖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道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兵之

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荀子議

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也孫卿曰不

然夫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

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

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臨

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

之者猶脫兔莫知其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



觀之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孫卿曰不然子本或作君荀子

同之所道者諸侯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道者仁

人之兵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慢者也君臣上

下之際突然有離德者也突荀作滑亂也夫以跖而詐桀猶

有工拙焉以桀而詐堯如以指撓沸以卵投石抱羽

毛而赴烈火入則焦也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

與至哉彼其與至者必欺其民民之親我也芬若椒

蘭歡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憐毒蜂蠆之人雖桀跖豈

肯為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

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失何可詐哉荀作彼必將來告之夫又

何可詐也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

邪之長刃嬰之者斲銳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

潰圓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盤石之不

可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

王載發舊本皆作旆案詩攷引作發與荀子同從之有虔秉鉞如火烈烈

則莫我敢曷荀作邊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

首仰首當是抑首之誤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

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

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眾皆不信

斯下矣詩曰慎爾言矣謂爾不信



此与五卷夫百姓内不  
乏食本為章既簡誤  
後於此當移正羣書  
治要引此在智如泉源  
章下蓋有青章上未  
並有百姓内不之食外  
不患寒乃可御以礼矣  
三句可證

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  
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  
己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  
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  
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處飢渴苦血氣因寒暑動肌  
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  
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  
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韓詩外傳卷第三



韓詩外傳卷第四

紂作炮烙之刑

江鄰幾雜志引陳和叔云韓詩作炮烙漢書作炮烙案今漢書亦作炮烙段氏

玉裁云格字是作烙皆譌

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

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

不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大憚予慎無辜

桀為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

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

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

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

去本或譌作及今從毛本桀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



曰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

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

是諫非而死之本作以諫非君而怨之譌是謂下忠

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疑脫一交字

者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

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

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為也吉凶

賢不肖之效也詩曰匪其止恭通津本作惟王之邛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荀子哀公篇佞

作計讒作啍家語五儀解佞作錯說苑尊賢篇讒作銳楊倞引說苑又作獻健驕也佞諂

也口讒誕也本皆脫口字據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

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三書知下皆士

不信焉又多知荀作士不信慤譬之豺狼與本或有

字有與無狼字據說苑兩字皆有從之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為虎傅

翼也不亦殆乎邑擇人而食韓非難勢篇亦引之詩

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邛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

也

齊桓公獨以管仲謀伐莒古以與而國人知之桓公謂

管仲曰寡人獨為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

據後漢書翟酺傳注引補



意若者疑

國中有聖人乎今東郭牙安在

說苑權謀篇作東郭垂

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有言乎東郭牙曰然管仲

曰子何以知之曰臣聞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管仲

曰何謂三色曰歡忻愛說鐘鼓之色也愁悴哀憂衰

經之色也猛厲充實兵革之色也是以知之管仲曰

何以知其甚也對曰君東

通津本下有南字

面而指口張而

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甚也桓公曰善

毛本通津本此

下有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十字今案若非衍則當分兩條東郭先生曰目者心

之符也言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

而後能知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

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

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用嚴敵與無民等爾

故盤石千里不為有地愚民百萬不為有民詩曰維

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傳曰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公酒不

離於前鐘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匹夫百畝一室

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日

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為之也夫擅使人之權而不能

制眾於下則在位者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



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無其事也  
 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問管仲  
 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  
 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  
 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靜恭爾位  
 好是正直靜本或作靖毛本作靜與詩攷合從之下同神之聽之介爾景

福

韶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  
 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非盡命也以人觀之則  
 是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

曰靜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禮者治辯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  
 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  
 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  
 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  
 若楚人蛟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宛如鉅虵荀子議兵  
篇作宛鉅鐵鉅史記慘史作施鑽施似若蜂蠆輕利  
禮書作宛之鉅鐵剛疾史作剽邀荀作卒如飄風然兵殆於垂沙史作  
剛疾唐子死荀作唐蔑死史作莊躋起楚分爲三四者此  
 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荀作其所以統之者史同非其道



故也汝淮兩書作穎以為險江漢以為池緣之以方城限

之以鄧林然秦師至於鄢郢舉若振槁然於荀作而字則連舉

字為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限險荀作隘阻史作險阻其所以統

之者非其道故也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為炮烙之刑

殺戮無時羣下愁怨皆莫冀其命冀荀作必然周師至今

不行乎左右而史作是豈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

統之者非其道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荀作分誠鈞之

愛而時使之即毛本作則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

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

在己也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者荀作是故刑罰省而威流

無他由是道故也是道兩書作其道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赴趨之幽閒

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

何也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義

卒度笑語卒獲

君人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臣以禮事君忠順而不

解父寬惠而有禮子敬愛而致恭兄慈愛而見友弟

敬詘而不竭荀子君道篇作不苟夫臨照而有別荀作夫致功而不流致臨

而有妻柔順而聽從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即恐懼而

自竦荀作夫有禮則順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舊本作此婦道也案上文



君臣父子兄弟夫妻並舉不應單結婦道  
林本改婦為全亦以臆改今從荀子刪

偏立即亂

具立即治

具荀作俱

請問兼能之柰何曰審禮昔者先王

審禮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子恭而

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應變而不

窮審之禮也故君子於禮也敬而安之其於事也經

而不失

經他書作徑案經亦訓徑

其於人也寬裕寡怨而弗阿其

於儀也脩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累其

於百官伎藝之人也不與爭能而致用其功其於天

地萬物也不說其所然謹財其盛

荀作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

材案所其待上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徧而不

偏其於交游也緣類而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

是故窮則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

荀作仁厚又明通天地之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平和

荀作不窮作不閔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仁知之極也夫是謂先

王<sub>荀作夫是</sub>審之禮也若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

朋友信之如赤子之歸慈母也曰仁刑義立教誠愛

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義卒度笑語卒獲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

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

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



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義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為井

林本通津本作方里為一井

廣三百

步長三百步為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畝八家為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

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今或不然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搆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巨一作多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為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毛本不時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冢鄉不修幣施大夫不為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



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人主欲得善射及遠中微則懸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

不阿子弟外不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致人

之道也哉荀子君道篇作是豈雖聖人弗能易也今

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

制人人弗能制亂則危削滅亾可立待也然而求卿

相輔佐獨不如是之公惟便碎親比己之是用親比

舊諺作以今從荀子改此下本亦作親比又用是舊倒今乙正豈不謂過乎故有社

稷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亾矣古之國

千餘今無數十其故何也莫不失於是也故明主有

私人以金石珠玉舊作以百金名珠玉而無私以官

職事業者何也者荀亦曰本不利於所私也於字舊

補子彼不能而主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為之是詐

臣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亾無日矣俱害之道也

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夫文王

非無便碎親比己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

舟人荀豈私之哉以為親邪則異族之人也以為故

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姣好邪則太公年七十二齷

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

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荀有故舉是人而



用之貴道果立貴名果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一姬  
姓獨居五十二荀作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為

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主能  
愛其所愛闇主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大雅曰貽厥

孫謀以燕翼子當有愛其所愛之謂也一句小雅曰死喪無日無

幾相見危其所愛之謂也

問楛者不告告楛者勿問兩楛字本皆脫今案無此二字即非辭今據荀子勸學篇

補楊倞注云楛惡也問楛謂所問非禮義也有諍氣者勿與論必由其道

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然後可與言道  
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

之極荀作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荀作傲可與言而

不與之言謂之隱荀有不觀氣色而君子不瞽不隱

二字舊脫言謹慎其序荀作謹順其身無詩曰彼交

匪紆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後予

子為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害義

法在其中矣詩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

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為天百

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倍之則亾詩曰民

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亾者未



之有也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為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子或殺父而況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

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亾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

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眾愚使混

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是范雎魏牟田文莊

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鉞鄧析惠施之徒也荀子非十二子篇范

雖作它躑田文作陳仲此文似譌荀有子思孟子此無之故下但云十子此十子者皆

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

舊造說務自為功道無所遇而人相從故曰十子者

之工說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

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眾愚交亂樸鄙則是

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略一統類齊言行羣天下之

英傑告之以大道教之以至順隩窳之間衽席之上

簡然荀作佛然聖王之文具沛然佛讀為勃平世之俗起



工說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

王公不能與爭名則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荀

引是也下脫一段今據荀子文補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

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工荀作六此依前作工說者立息十

荀有二字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勢者以上共補舜此不當有

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

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

害除矣聖人之迹著矣詩曰雨雪麋麋見睨聿消麋

本作漘漘聿毛本作曰今皆從詩攷改正

君子大心即敬天而道荀子不苟篇作則天而道無敬字此書則皆作即古則即雖通

案文勢作則為是小心即畏義而節知即明達而類愚即端

愨而法喜即和而治憂即靜而遠達即寧而容窮即

納而詳荀作達則文而明窮則約而詳此納字似譌小人大心即慢而暴

小心即淫而傾知即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喜則

輕易而快荀作翻憂則挫而懾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

累荀作僂楊云當為濕其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

蠻夷不殊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詩曰如蠻

如髦我是用憂

傳曰愛由情出謂之仁節愛理宜謂之義致愛恭謹謂

之禮文禮謂之容禮容之美自足以為治故其言可



以為民道民從是言也行可以為民法民從是行也  
書之於策傳之於志萬世子子孫孫道而不舍由之  
即治失之即亂由之即生失之即死今夫肢體之序  
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混然無道此明  
王聖主之所罪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兼天下  
一海內今夫孫子者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  
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若何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  
謝孫子孫子去而之趙舊本孫子不重今案文義補趙以為上卿  
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亾管

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

在其君未嘗不善戰國楚策作尊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

天下之賢人何謂當作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於是

使請孫子孫子因為書謝曰舊本作偽喜謝之謔今依楚策改正鄙語

曰毛本提行誤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舊脫然字今據楚策補韓

非姦劫弑君篇亦有不可不審也此為劫殺死亾之主言也舊本

此下衍此字據楚策作此為韓非作此謂又言字舊本作者今依韓非改夫人主年少而

放無術法以知姦即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己

也故捨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舊本作廢正直而亾

不善毛本亾作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



未出境聞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

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黨而攻莊公

公請與分國以上十四字舊本脫今依楚策補崔杼不許欲自刃於

廟崔杼又不許五字舊本脫韓非作崔子莊公走出

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之字舊本脫而立其弟景

公近世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

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而懸之於廟梁舊無梁字宿

昔而殺之殺之兩書皆作死夫癘雖癰腫痂疔舊作疔譌韓

瘍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

餓死也夫劫殺死亾之主心之憂勞韓非作懼形之苦痛

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璇

玉瑤珠不知珮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媵子都莫之媒

子都楚策作子奢荀子賦篇同媵母力父是之喜力父荀子同楊倛

母求之又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荀作以以

甚喜之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愆無自瘵

焉楚策作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南苗異獸之鞞猶犬羊也異獸本多作亦狩今依毛本

疑譌與下二句皆難曉與之於人猶死之藥也安舊修質習貫

易性而然也夫狂者自斲忘其非物豢也物舊譌揭

飯土而忘其非梁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



者齊言習使然也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為學也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為不若雞犬哉不若下本多有求字毛本無今案無求字義長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亾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暇日多者出入不

遠矣

暇日舊本作日日毛本作自用多者更妄改案荀子修身篇云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

遠矣則作暇日為是

夫巧弓之見手也

之見毛本作在此

傅角被筋膠

漆之和即可以為萬乘之寶也及其被手

毛本彼手俱未詳

而賈不數銖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心致志也

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傳曰誠惡惡知刑之本

知本皆作之今從元本下同

誠善善知敬之

本惟誠感神

惟舊作彼今從元本

達乎民心知刑敬之本

舊脫敬字

今與下句則字皆據元本增補

則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誠德之主也

也字舊無亦據元本補

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鐘鼓毛本作鼓鐘下一條

仍作鐘鼓知此條必後人依今詩改也詩攷雖不載故當依眾家本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類兮



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林蹙

本通津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

本作蹴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

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著之矣疵

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偽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亾不可久詩

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

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

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於物而不知

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流荀子

哀公

篇家語五儀不知所歸五藏為政大戴哀公問五義

解皆作如流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

子無良二三其德

客有見周公者呂氏春秋重言篇客作勝書說應之於

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

乎將母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

將母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

乎將母周公唯唯旦也諭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

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

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婉詩



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韓詩外傳卷第四

韓詩外傳卷第五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

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

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

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

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本多作至今從則關雎

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

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

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

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



雖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本多作鼓鐘今從毛本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

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利以

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劫弱眾暴

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義廢壞義通津本作儀人倫不理

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王者之政賢能不待次而舉次本多作知今從林本荀子王制篇同不肖

不待須臾而廢荀無與字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荀有不民字

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

也行絕禮儀荀子作義下同則歸之庶人遂傾覆之民牧而

試之此九字當在下須而待雖庶民之子孫也積文

學舊本作學文依荀子乙正身行能禮儀荀作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士

大夫須而待之案荀子云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此反側之民誤脫在下而

上文作傾覆之民文殊舛錯此須字本皆譌傾毛本強改爲敬字更失攷楊倞云須而待之謂須暇之而

待其遷善也安荀有職字正承上文則畜不安則棄反側之民反側當從

荀子作五疾語方不繆上收而事之官而衣食之兼覆無遺兼舊

作王今從荀改材行反時者死無赦舊作死之無救之字衍依荀刪謂之天

誅荀作天德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

不能愛其民而求民親己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

案荀作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行字屬上正身為下文序官節亦曰論禮樂正身行可證此書亦行字斷句校者因上行絕禮儀而誤會耳



愛而求為己用為己死不可得也民弗為用弗為死

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欲

不危削滅亾不可得也夫危削滅亾之情皆積於此

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枉生者也悲夫枉生者

不須時而滅亾矣荀子君道篇作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蓋指艸木為喻此

頗更易其文故人主欲強固安樂莫若反己欲附下一民

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俗則莫若求其人彼其人

者生今之世而志乎古之世荀子作道以天下之王公莫

之好也而是子獨好之以民莫之為也而是子獨為

之也抑為之者窳荀此句上有好之者貧四字而是子猶為之而

無是須臾怠焉差焉荀上句作不為少頃輟焉下作曉然屬下句獨明夫

先王所以遇之者遇之荀作得之所以失之者知國之安危

臧否若別白黑則是其人也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

若與其人為之巨用之則天下為一諸侯為臣小用

之則威行鄰國莫之能御若殷之用伊尹周之遇太

公可謂巨用之矣齊之用管仲楚之用孫叔敖可謂

小用之矣巨用之者如彼小用之者如此也故曰粹

而王駁而霸無一而亾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

用其良臣而不亾者未之有也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羿天下



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調一  
 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  
 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  
 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  
 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陋  
 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百里之地  
 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箠笞暴國一齊天下荀  
 齊一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勳荀作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類其  
 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持檢荀與時  
 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

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

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為隆是俗人也逢衣博

帶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真真字唯毛本林

無下其衣冠行為荀作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壹

其字荀刪為荀作偽荀子一書凡偽多即為字義已同

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

不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荀作法後王楊倞一制

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荀作法教之所不及聞

見之所未至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內不自誣外

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也



法先王依禮義依荀作統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有仁義

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荀作倚物怪變注引此作奇物怪變

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疑

恁疑舊本作據今從林本恁字各本皆皆援法而度之

奄然如合符節援荀作張奄荀作掩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

人則萬乘之國亾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

千里之國安千里荀作千乘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三年

天下諸侯為臣荀作而後三年天用萬乘之國則舉

錯而定一朝之伯舊本作則舉錯定一朝之白毛本通津本作定於一朝之間亦係臆

改今據荀子改正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亦可謂大

儒已矣其命維新下本或有可謂白矣謂五字元刻無毛本同

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管子莊子淮南皆以為輪扁對齊桓公

作而問曰不審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

輪扁曰此真先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

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矩為方

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

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為所傳真糟粕耳以為

毛本作則凡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改毛本其喻人心

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初學記云韓詩為師堂子而不進師襄子曰



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

有聞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

也有聞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意矣未得

其入也有聞復曰夫子可以進矣以上共二十二字本皆脫去今約初

學記所引補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聞曰邈然

遠望初學記曰字在望字下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黯然而

而黑舊作默然異譌今從史記增改幾然而長幾史作頤古通用以王天下

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

以為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為

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

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

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毛本下條提行起非傳曰聞其末而

達其本者聖也紂之為主勞民力冤酷之令加於百

姓憐悽之惡施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

叛而願為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

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為

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謂殷適天謂本皆作天依今從詩攷改使不

俠四方

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成衰

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



而已將以正惡扶微正惡本亦作止惡 紕繆淪非調和陰陽  
順萬物之宐也詩曰勉勉我王本多作臺臺文王今從林本通津本綱

紀四方

禮者則天地之體則本多作首今從毛本 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

者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

是情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

師別本下有也字毛本無 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

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反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貴

親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畏矣不教而誅則民

不識勸也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

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

響矣是則兼制天下是則本多作是今從毛本 定海內臣萬姓

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

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滿車長幾

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

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常氏重九譯

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舊本脫曰字今據太 道路悠

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



御覽作周公辭曰

吾何以見賜也

御覽吾下有子字非

譯曰吾受命國

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濫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

此句申說前意耳

詩曰於萬斯年

不遐有佐

登高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丘山所見高也平原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瘁

本

本或作瘁瘁今從毛

儒者儒也儒之為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謹守日切磋而不舍也雖居窮巷陋室之下而內不足以充虛外不足以蓋形無置錐之地明察足以持天下大舉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謀之博也

傳曰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躡烏視



不出闔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視不若與眾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眾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眾慮之功也功本譌作切故明王使賢臣輻輳竝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

道而百事得序自周衰壞以來衰本多作室毛本作衰案壞字疑衍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書詩

林本作略古昔大滅聖道專為苟妄以貪利為俗以

詩書告獵為化告獵字疑譌當謂告許耳毛本作較獵似貶改而天下大亂於是

兵作而大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遇奪相攘為服

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

之風是以嚚頑無禮而肅敬日益凌遲以威武相攝

妄為佞人不避患禍林本作此其所以難治也人有

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

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暖

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

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

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

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非虛辭也



繭之性為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為絲  
 卵之性為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  
 為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  
 成君子毛本成下有為字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訖烝一本作蒸訖  
本皆作諶今從詩攷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  
 使之然也

智如泉源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  
 為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人吏也  
史通史官建置篇引人吏作太史令御覽二百三十五引亦同似與此不合當前決意一  
 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為佐中主以友為佐

下主以吏為佐危亾之主以隸為佐語曰淵廣者其  
 魚大主明者其臣惠慧同相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  
 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  
 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亾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  
 乎詩曰不明爾德以無倍無側本皆作時無背無爾側今從詩攷改  
 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亾湯以殷王紂以殷亾故無常  
 安之國宐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亾自古及今未  
 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  
 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亾而不襲蹈其所以安



存者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逮於前人卻本或作欲逮本或作遂

今案此文亦見第七卷據改正下亦當有也字大戴保傳篇新書胎教篇亦同鄙語曰不知

為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誠是以後車

覆也故夏之所以亾者而殷為之殷之所以亾者而

周為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

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

拱之枝熒澤之水無吞舟之魚熒舊作榮非根淺則枝葉

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

自己出也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

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

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順本或作願今從林本通津本令

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夫此之謂矣本或作也今從毛本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荀子非相篇作矜莊以莅之端誠

以處之堅強以待之待荀作持辟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

舊本無別字今從荀子增喻與明荀子互易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

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恆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

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



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  
蒸昇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  
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  
風雨時風雨時則羣生寧如是而天道得矣是以不  
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  
言百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之至於晦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

本皆作春夏秋冬今依禮記孔子閒居改

風雨霜露無

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

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  
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禮記詩作聞  
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大王  
之德也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  
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  
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婁  
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鸚比翼  
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蹇前足鼠後足  
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距虛其性非能蛩蛩距虛



將為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為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墻木不陷井窞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往以中垢闇行也

福生於無為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宐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為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

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

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

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御覽四百四引作大顛案古今

人表作大墳顛項學乎綠圖御覽作帝嚳學乎赤松

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

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

公學乎號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

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

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德也者包天地之美一本作大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海之周

本多作調覽乎陰陽之交覽毛本寒暑不能動也本

脫也字四時不能化也斂乎太陰而不濕散乎太陽

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毅疾而神毅本多作務

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至精而妙本多作競

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

之

如歲之旱草不潰茂本多作莫不潰茂下然天勃然興

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

於心者也王政怵迫而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

在彼躡鳥視不出閤閤前而天下隨倡而天下和何

如在此有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羣也為天下萬

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

謂之王曰善生養人者本多作善養生者譌今依荀

養故人尊之善辯治人者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舊

顯設倒今故人親之善粉飾人者荀粉飾故人樂之

四統者具天下往之四統無一而天下去之往之謂

之王去之謂之亾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亾則國亾夫

省工商眾農人謹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



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治理是所

以辯治之也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賢以之為三

公以之為諸侯次則為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舊本

下脫二十五字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鏤皆

有等差是所以粉飾之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

稱其能得其意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

文累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愚明貴賤故道得

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福

歸王公則上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

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以

興也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疑六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

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

不綌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出後漢書謝該傳注引不出

反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亦能出往而亦

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言得

中也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

乎皇侃論語疏七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



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正假馬之言皇疏作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舊本孔子下衍曰字疑是一字誤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

韓詩外傳卷第五

韓詩外傳卷第六

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遂被毛本作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齊桓公見小臣

呂氏下賢篇韓非難一新序雜事五皆作小臣稷

三往不得見

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

韓非云處士

君三往而不得

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



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  
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  
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  
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  
覺德行四國順之

新序文  
略同

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其  
分職考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達而私  
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而佞諂者  
止貪戾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  
及時者死無赦人習事而因人之事使如耳目鼻口

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  
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畱如是則羣下百吏莫不修己  
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俗  
姦宄之屬莫不反慤夫是之為政教之極則不可加  
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

猷本皆作猶  
今從詩攷

敬慎威儀

惟民之則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  
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  
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  
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甚易

此二字本皆脫據  
文選籍田賦注引



補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

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

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古者有命民尚書唐傳作古之民本皆脫據御覽六之帝王必有命民百三十七引補之

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

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乘飾車

駢馬舊本無此五字案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文義當有補之

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

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陵弱眾不暴寡是唐虞舊

是君譌據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御覽作民莫敢犯也民

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告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

不虞告本多作質案詩攷引作告今據改說苑修文篇亦同

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

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

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

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

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也

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

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為也故理

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為而後息不能無害



其為君子也故君子不為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為知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老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承承

本皆作繩繩據詩攷引改

萬民靡不承

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遇不肖者則畏疎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之質也仁以為質義以為理開口無不可以為人法式者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問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曰本皆脫曰字案賈子先醒篇係

懷王問賈君荅則此當有曰字今補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

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眊眊賈子作惛惛

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三生字賈子俱作醒此似

譌下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疑當有憂色申公巫臣問

曰王何為有憂也莊王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

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亾以寡人

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是以憂也莊

王之德宐君人威服諸侯日猶恐懼思索賢佐此其

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亾謂其御曰吾知其所以

亾矣新序雜事五無其字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

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臣

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內不見吾過失是

以亾也於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

於宋宋人迎而復之謚為昭賈子有公字此其後生者也

昔郭君出郭賈子作出走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

清酒曰吾飢欲食御者進乾脯梁糗曰何備也御者

曰臣儲之曰奚儲之御者曰為君之出亾而道飢渴



也曰子知吾且亾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不以疑倒

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亾是

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亾者誠何哉御

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亾者太賢曰夫賢者所以不為

存而亾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君舊本無案獨賢

是以亾也郭君二字舊本無伏軾而嘆曰嗟乎夫賢

人者如此乎夫本作失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臥

御自易以備疎行而去身死中野為虎狼所食此其

不生者也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

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為虎狼所食郭

君是也此下各本衍有先生者後生者詩曰聽言則對

誦言如醉

田常弑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新序義勇

篇作石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

忠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

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

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

伏劍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

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之謂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困



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繆公困於殺疾據五穀  
 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公舊脫今補與秦齊一例困於  
 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為君越王勾踐困  
 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  
 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  
 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亾者未嘗有  
 之也詩曰人之云亾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  
 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淳于髡曰  
 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

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况君人者  
 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  
 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  
 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捐

封生高商以絲駒為捐封以高唐為高商與孟子異齊人好歌杞梁之妻

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

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本或無次魯字何也孟子曰不用

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

世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

後非遭彫世者歟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  
 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  
說苑建本篇家語致思篇皆  
上句作先祖下句作族姓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  
 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  
 之謂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  
 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  
 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  
 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

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  
 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為君子乎

王者必立牧方三人使闕遠牧眾也三人舊本作二人

故十有二牧也今據續漢書百官志五遠方之民有

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劉昭注引作

職下同今此失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

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劉注朕之政教有不得

爾者邪如何舊倒今據乃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

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

大夫謀之遠方之民間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



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  
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  
明之此之謂也

楚莊王代鄭新序雜事四有克之二字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

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禍

舊譌作大褐今依公羊宣十二年傳文改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

王曰君之不令臣之舊譌子據兩書改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

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受節左右麾楚

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

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厮役死者數百人今克而弗

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杆不穿皮

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見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舊脫

見字依新序補公羊作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

從而不舍兩書作赦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

身何取之有取兩書作日既晉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

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兵銳楚師奄

罷公羊作楚師淹病矣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

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

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

指可掬也莊王曰噫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



楚師以佚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

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

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愔道

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馳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

使我召勇士公孫愔子夏曰微愔而勇若愔者可乎

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

為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愔而勇若愔者可乎臣曰

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趨召公孫愔至入門

杖劔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之曰咄

舊本顧字下亦

有一咄字御覽四百三十六引無今刪

內劔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

內劔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

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

曰諸侯相見不宐不朝服君不朝服

舊脫君字據御覽補

行人

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衣矣

衣舊作服據御覽改

使反朝服而

見吾君子耶我耶愔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

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鞞而坐吾君

單鞞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

不宐相臨以庶揄其一鞞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愔曰



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圍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愾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為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眾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眾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

說苑雜言篇作孔子之宋匡簡子云云家語困誓篇匡下有人

字餘

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愠怒奮戟將

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由歌子和若舊本作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為也

由歌子和

汝今據改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為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殖盡於己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奪



厚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法下易由事寡易爲是以中立而爲人父母也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親尊故父服斬纓三年爲君亦服斬纓三年爲民父母之謂也

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寶單而交不結約契盟誓則約定而反無日割國之強乘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順其侵之愈甚必致寶單國舉而後已雖左堯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故非有聖人之道持當作特以巧敏拜請畏事

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必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平乎下行一不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故近者競親而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薰炙之威強足以一齊之則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旣來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

見寢石以爲伏虎

本脫見字據新序雜事四補

彎弓而射之沒金



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新序躍作摧熊

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而况人乎夫倡而不

和動而不償新序作隨中心有不全者矣新序心作必夫不降

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

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於外也新序作誠德之至已形於外也

此似有衍文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昔者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既葬五日襄子與

師而攻之舊脫既字據御覽百九十二引圍未匝而

城自壞者十丈新序四作十堵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

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舊有者字衍是天助舊有之字衍俱依新

刪序也君曷為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

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其城新序作使之城御覽下有成字今不

從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

也此八字文有脫誤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

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禮樂則

修分義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刑荀子疆國篇作形如是則

百姓貴之如帝王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

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察



之威曰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愛利

則不刑然而其禁非也暴荀作其禁其誅不服也審

審上舊有繁字其刑罰重而信舊無重字其誅殺猛

而必闐如雷擊之闐舊作聞譌案荀子作黷然與如

牆壓之百姓劫則致畏怠則傲上執拘則聚遠聞則

散荀作得聞則非劫之以刑勢振之以誅殺則無以

有其下是暴察之威也何謂狂妄之威曰無愛人之

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謹譁則從而

放執於刑灼譁荀作放下作則從不和人心悖逆天

理是以水旱為之不時年穀以之不升百姓上困于

暴亂之患而下窮衣食之用愁哀而無所告訴比周

憤潰以離上傾覆滅亾可立而待是狂妄之威也夫

道德之威成乎眾強荀作安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

之威成乎滅亾故威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故不可

不審察也詩曰昊天疾威毛本昊天篤降喪瘖我饑

饉民卒流亾

晉平公說苑尊賢篇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

此也船人盍胥文選注凡四引皆作蓋胥說苑作舟

今人表同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

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由本或作士



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選注引無次門字亦有六翮在其中矣選注亦作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

韓詩外傳卷第六

韓詩外傳卷第七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

說苑修文篇作喪親三年喪君

三君文選陶徵士誄年君注引有之字

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

重舊無田字據文選注引補又下重作宣案重字當有宣字屬下句

宣王忿然曰曷

為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

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

說苑有位字

無以尊顯吾

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為親也

文選注作凡事君者

亦為親也

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趙王使人於楚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調



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溼絃有緩

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

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

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文選廣絕交論注引鼓瑟作鼓琴文多不同不可為

據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

捷捷說苑奉使篇引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為齊相也客謂

匱生曰匱生即蒯通也匱音近蒯事見漢書通傳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

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

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為之先臣里母相善婦見

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于里母里母曰安行漢書作汝

安行今令姑呼汝即束蘊請火去婦之家蘊漢書作縵亂麻也下同

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

之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束蘊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

物有所感事有可適漢書作物有相感事有適可何不為之先匱

生曰愚恐不及然請盡力為東郭先生梁石君束蘊

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

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為娶將何娶焉相國曰吾亦

娶其終身不嫁者耳匱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

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



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  
耶於是曹相國因匱生束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  
君厚客之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  
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  
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  
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  
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  
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  
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

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宐之右之右之君子有  
之

傳曰鳥之美羽句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  
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  
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  
敬矣讒言其興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卽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  
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爲善者  
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一作非今夫子積  
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尙有遺行乎本作意者當遣  
行乎譌據文選



對楚王問辯命論兩注引改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

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

比干何為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

為抉目而懸吳東門當時說上所為子以廉者為用

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為用

乎則鮑叔何為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

木而泣說苑雜言篇作鮑焦抱木而立枯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

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

不遇者命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

山之陽立為天子其遇堯也傳說負土而版築以為

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

五味而立為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

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

夷吾束縛自檻車自說苑作膠以為仲父則遇齊桓

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牛舉為大夫

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於上有脫文說苑以為

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

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

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

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



之中深山之間不以人莫見之故不芬

不以二字舊本脫案文義

補荀子宥坐篇作非以無人而不芳家語在厄篇作非為無人而不香

夫學者非為通

也為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

毛本憂與困互易

先知禍福之

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

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

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

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王

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脩身

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皋聲

聞于天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

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

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為吏

祿不過鐘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

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

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涕泣者非為賤也悲

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

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于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

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



藝文類聚雜文初學  
記史傳事類賦筆學林  
四引並作伺君過而書之

操牘

墨御覽六百三引作秉

從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

舊本無之

後司君書之六字據御覽補新序雜事一亦有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

也新序成作得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

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

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

知也舊無也字據御覽四百九十一引補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

友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眾人之諾

諾之字舊無案當有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而亾

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

亾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為人何患

案韓非外儲說右上說苑政理篇皆作桓公問

管仲惟晏子問上篇與此同為人作治國晏子對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

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灌之恐壞

牆燼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

要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君又并覆而育之此社

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晏子無景公曰八人字下亦晏子語

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

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而欲往者

狗輒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萬乘之主

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者為社鼠用



事者為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此子罕非樂喜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

百姓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賞賜與舊本爵下衍祿字與譌作舉案

韓非外儲說右下作慶賞賜予淮南道應訓作爵賞賜予今據刪正人之所好也君自

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寡人

當其美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知

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

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去韓非作劫故老子曰魚不

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為我作不

卽我謀

衛懿公之時有臣曰宏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攻

衛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而有

祿位者鶴也所愛者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戰余安

能戰遂潰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

其肉獨舍其肝宏演至報使於肝辭畢呼天而號哀

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剗出腹實內懿公

之肝乃死桓公聞之曰衛之亾也以無道也今有臣

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如宏演可謂忠

士矣殺身以捷其君呂氏春秋忠廉篇捷作徇非徒捷其君又令



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詩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蹇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句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爲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

此句有脫誤案說苑君道篇云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

八亦有生齋



桓公西面而立筦仲隰朋東面桓公曰吾得二子也  
而立此段當補入方可接下文 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  
 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句踐觀之三懼  
 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  
 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林本無此句 如履薄冰此  
 言大王居人上也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  
 牽王后衣者王后說苑復恩篇作美人 后挖冠纓而絕之言于王  
 曰今燭滅有牽妾衣者妾挖其纓而絕之願趣火視  
 絕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為

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於  
 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為  
 應行五合戰五陷陣却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  
 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為於寡人厚  
 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膽塗地負  
 日久矣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尚可為王破  
 吳而強楚詩曰有灌者淵萑葦淅淅言大者無不容  
 也

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  
 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



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治鄧元去

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亾於楚以其殺比

干泄治而失箕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

毅以魏齊至之舊本無而字作鄒衍樂毅是以魏趙

引改正大戴及賈子胎教篇皆作自齊魏至上竝有而字於是興兵而攻齊棲閔

王於莒於是及閔王舊本皆脫據兩書補燕支地計眾不與齊均也

然所以信燕至於此者燕兩書作意由得士也故無常安

之國無空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亾自古及今未

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

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亾而不務襲蹈其所以安存則

未有以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自故無常安之國至此已見第五卷

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

於賢者之後尚如是厚也而況當世之存者乎詩曰

昊天太憮予慎無辜

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友

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

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

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

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繼之則狡兔亦不

能離也今子之屬臣也攝纓縱繼與則狡兔以下十



據新序雜事五補 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宋燕相齊見逐戰國齊策宋燕作管燕下陳饒作田需罷歸之舍召門尉

陳饒等文選苦熱行注引作田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

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乎哉

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

平之心是失之己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諸己而

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

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

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

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為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

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

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譬猶舊倒今乙鉛刀畜之而干

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

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傳曰善為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

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

為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

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羣生皆

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亾救故緩者事

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為治詩曰廢為賤賊莫

韋詩夕傳卷一



知其尤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

說苑復恩篇作陽虎得罪於衛此云魏文侯之

時亦不與簡主同時疑皆誤

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已後吾不

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

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

今堂上之士惡我於君朝廷之大夫

此九字舊本脫據御覽六百三

十二引補恐我以法

御覽作中我於法

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

不復樹德於人也

復字舊本無據御覽補

簡主曰噫子之言過

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

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

藝文類聚果部李類引作堂上之人惡我不君朝臣之士危我不法

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

大車惟塵冥冥

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為安肆志不

為危激行昔衛獻公出走反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

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繫而從

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

於是不班也柳莊正矣昔者衛大夫史魚

舊本提行起非是今

改連上文

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

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

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



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  
徒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  
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孔子閑居子貢侍坐請問為人下之道柰何孔子曰善

哉爾之問也為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

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

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荀子堯問  
篇作多其

功而賞世不絕說苑臣道  
篇無此句故曰能為下者其惟土乎

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傳曰南假子過程本子程本下舊脫子字下句亦同案  
下文稱本子則此處亦當有說

說苑鮠疑當作鮠  
爾雅鮠大鮠小者  
鮠郭注今青州呼  
小鱣為鮠

苑雜言篇作南  
假子過程本子本子為之烹鱣魚說苑鱣  
作鮠南假子曰

聞君子不食鱣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

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

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

矣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

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文有脫誤說苑  
臣道篇家語賢

君篇皆載而文不同此似當云  
管仲鮑叔薦也子產子皮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

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



何加焉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

又見卷九中景山作戎山說苑指武篇家語致思篇俱作農山子

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

言其願

言字本多在小子願下今從毛本

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

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螽躍蛟奮進救兩

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

塵埃張天

張一作漲

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

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亾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

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

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啓汝顏淵曰願

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

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

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

門天下咸獲永寧螿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

任其事於是君綏于上臣和于下垂拱無爲動作中

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

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

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

庶庶見暵聿消

釋文作暵暵聿消暵見日出也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



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遊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浮毛本作淫參以丘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夫為人父者必懷慈人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

其意血脉澄靜娉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疑閑髮子不答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為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出入腹我

韓詩外傳卷第七



韓詩外傳卷第八

越王句踐使廉稽說苑奉使篇作諸發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

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

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

俗見說苑俗作禮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

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說苑得中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魴說苑

作龜鱸魚鼈為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

曰冠乃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

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

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爲人所稱譽者爲身也惡貧賤危辱爲人所謗毀者亦爲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慎也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

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之祿旣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強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

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入于澗中昭王謂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論議甚高爲我求之願爲兄弟請爲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日五夜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甘貧苦於下意者過也今君願爲兄弟請爲三公不聽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之祿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聞也



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矣哉屠羊子之為也約已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謂窮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見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絕迹以病其國欲獨全己者也是厚於己而薄於君狷乎非救世者也何如則可謂救世矣曰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竝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齊崔杼弑莊公荆蒯芮使晉而反

說苑立節篇作邢蒯聵

其僕曰

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荆蒯芮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

已上二十四字本皆脫今依說苑文補

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

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荆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

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僕曰

舊本僕上有事字衍

今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



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  
僕夫則無為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  
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僕夫之謂也

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謗諫為下懦為死詩曰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

宋萬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  
歸之反為大夫于宋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  
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  
惟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如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

侯之美惡乎

莊十二年公羊傳爾虜焉故為一句魯侯之美惡乎至為一句惡音烏此文出

公羊必本與之同疑後人妄改之新序義勇篇作爾魯之四虜爾何知

宋萬怒搏閔公

絕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  
臂撥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  
矣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為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  
亦弗為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也詩曰愷悌君  
子四方為則

黃帝即位施惠承天

說苑辯物篇作施聖恩承天明命似有衍字

一道修德

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



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之象

鴻前而麟後舊無之字而字俱從說苑增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

身燕頰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毛本忠作中小音金

大音鼓延頸奮翼五采備舉說苑采作光明動八風氣應

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為能

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

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

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

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

帝乃服黃衣初學記有帶黃紳三字戴黃冕致齋于中宮舊中字脫

據初學記補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向再拜稽

首曰皇天降祉敢不承命舊本敢字上行一不字御覽七十九引無今據刪

鳳乃止帝東園說苑作園集帝梧桐食帝竹食沒身不去

詩曰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訴疑是訴但文選四子講德論注亦引作訴仍之訴少

而立之以為嗣舊本作立以嗣今據文選注增二字封擊於中山於字舊脫

亦據文選注增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諫蒼文選注及御覽七百七十九

俱作倉諫字舊脫亦據增古今人表作趙倉堂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

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御覽

作未為之使則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臣請使多五字



曰君好北犬嗜晨鴈文選注同御覽作鳧下竝同遂求北犬晨鴈

齋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鴈使蒼唐

再拜獻之文侯曰說苑奉使篇有嘻字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

也則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

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

名君既已賜弊邑使得小國侯君問以名不敢對也

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

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問諸侯

比諸侯諸侯之朝則當有在字側者皆人臣御覽有也臣二字無

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

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

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

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

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鶉彼晨風舊本鶉作歐今

從文選注及詩攷改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文選注有此自以忘我者也御覽同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

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

得賢御覽作中山君若不賢惡能使其使賢遂廢太子訴召中山君以

為嗣詩曰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



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君子曰夫使非直敝車罷馬而已亦將喻誠信通氣志明好惡然後可使也

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

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

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

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

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足以教

孝矣本皆脫此五字案說苑政理篇家語辯政篇皆有可以教孝矣一句今據補從下例改可為足

字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

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

矣惜乎不齊之所為者小也此六字舊本脫約兩書補為之大功

乃與堯舜參矣說苑作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詩曰愷悌君子民

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眾明好惡以正法度

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

賞功以勸善懲姦紕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

姦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

詩曰愷悌君子

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

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



茨不翦樸椽不斲者疑者字猶以謂為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

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

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此條舊本連上文今

案當別為一條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

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

貢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悖毛本作勃曰始言聖人今

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

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

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

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

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

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杷泰山無損



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

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

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

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也

以上與穀梁襄二十四年傳略同彼饑作嘽荒作康

飾作塗又有弛侯二字下云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

謂也

古者天子為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

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

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

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享于

先王爾祖其從享之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

服當

作覆晉語五云遇大車當道而覆

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

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

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

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

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

羣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



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新序雜事一作景公賜之

酒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侷樽以為壽景公顧

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范昭已飲四字舊脫據新序增晏子

曰舊曰上行對字今刪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為

我奏成周之樂吾為子舞之此五字舊本止作願舞今據新序改正晏子雜

上篇同太師對曰旨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

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

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范昭之為人也非常陋而

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臣舊脫臣字據兩書補嬰故不從於是

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

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

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

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

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三公者何曰司馬司空司徒也本皆司空在司馬之前據續漢書百官志一劉



昭注改轉與下文合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

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

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殖章懷注後漢書郎顛傳作

崩絕作崩地流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

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

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隱疑德字之誤劉昭作得古德得通此三

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明昭有周

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

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

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

腐敗工不造無用雕文不粥于肆斧斤以時入山林

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二字疑倒方外遠人

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奔淒淒興

雲祁祁本皆作有滄萋萋興雲祈祈今據詩攷所引

改御覽八百七十二引作有駢淒淒興雨祁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御覽以是知

又明上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

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

所生



官怠於有成此條皆曾子之言見說苑敬慎篇有成作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

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

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

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

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

以事一人荀子大略篇家語困誓篇與此引詩不盡同為之若此其不易

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

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

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

何其休也兩書尚有休於朋友一段曰賜欲休於畊田孔子曰詩

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為之

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

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兮本多作耳今從楊本不知其時之

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

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為君子

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

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曰下似著書者



之辭姚賈與冉有亦不同時但後云哀公嘻然而夫  
 笑則曰字為哀公問此亦當有曰字為冉有答  
 子路下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  
 遂為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  
 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為一舉而欲伐秦  
 姚賈監門之子也為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  
 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為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  
 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為一輓車見秦繆公  
 立為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為人壻老而見去屠牛  
 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  
 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以為相存亾繼絕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  
 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  
 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嘻然而  
 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閒乃蘇起曰先生得  
 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勿  
 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夫子夫子曰

以上十七  
字本皆脫

據說苑建  
本篇補

汝不聞昔者舜為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

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  
 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汝非王者之民邪殺



王者之民

以上十二字本皆作非王者之民五字案說苑云汝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云

云家語六本篇亦同今據其文補

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

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

列女傳辯通篇作晉繁人之女當平公之時

景

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

列女傳作一札

景公怒將殺弓人弓

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

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驛牛之角

驛列女傳作燕

荆麋之筋河

魚之膠也

河列女傳作阿

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

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耶雖利不

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左手若附枝掌若握

卵四指如斲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

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

好是正直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支

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

古者明王聖主其支解人不審從何支解始也景公

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

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

依我磬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子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祐

湯作護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損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宮朝者千人



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於封侯  
 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猶以周公為天下賞則以  
 同族為眾而異族為寡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  
 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  
 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  
 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  
 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能以此終吉者  
 君子之道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亾其  
 身者桀紂是也而況眾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  
 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

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

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也

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

文選赭白馬賦注引作弃其身又東

武吟注亦同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

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

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

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迴

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眾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啓處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其所託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託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

故曰不明爾德時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韓詩外傳卷第八



韓詩外傳卷第九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

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

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誠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

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御覽四百三十引曰吾

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

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

明不欺也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田子為相列女傳母儀篇作田稷子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得御覽八百一十一引



以作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

為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

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為人臣不忠是

為人子不孝也舊本無為人臣不忠是六字又不孝

傳子其去之田子慙愧走出慙愧舊倒造朝御覽作

王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即舍田子罪舍

赦同列女傳亦作舍令復為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

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御覽四百八十七引作驅之前有

賢者至則皋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

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皋魚曰吾失之三矣

少而學遊諸侯文選長笛賦注引作吾少好學以後

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閒吾事君文選注作不事

事無成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文選注作少擇

老無失之三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

待舊本無夫字此下有也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

不可得見者親也舊本脫不可追者年也去而八字

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漢書桓榮傳注所引亦略同後吾請從此辭矣請從

於是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誠之足以識矣於是門

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此下各本皆不提行案



有下當別  
為一條是

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

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舊本

有吾字衍荀子子道篇無今從之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

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卽荀子作衣與繆與不女聊楊倞

注引此作衣予教予與今本不同然卽字自當作聊為是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

者何為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

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

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為其無孝子之名詩曰

父母孔邇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說苑尊賢篇鍾作志在太山

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說苑有少選之閒而五字志在

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

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與鼓琴

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則賢者將奚

由得遂其功哉

秦攻魏破之少子亾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

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列女傳節義篇作罪至夷公子乳母與俱

亾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

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



可以言也為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

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務生之務字舊無依列

女傳增 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

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

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

公子列女傳作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饗以太牢且爵

其兄為大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

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

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

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

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

人而無良我以為兄各本而作之今從詩攷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

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為不樂乎景公

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

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請去禮三字舊本脫據新序刺奢篇補下方

承有所 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

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

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為人上無禮則無



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  
 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遙  
 死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湏  
 寡人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  
 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  
 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  
 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  
 遙死

傳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應之  
 曰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  
 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  
 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  
 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  
 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涿聚主鳥而亾之

顏涿聚舊本作顏鄧

聚譌據御覽八百三十二引改正又上有使字晏子外篇作顏燭鄒史記及古今人表皆同聲相近

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涿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  
 之景公曰諾晏子曰涿聚汝為吾君主鳥而亾之

汝字

舊脫依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



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  
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  
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  
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為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  
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立御覽四百八十二引作

定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韓非外儲說左

下篇作舉荆伯柳於簡主為上黨守文侯曰是非子之讎也對曰君問

可非問讎也於是以上十八字舊本脫今據御覽補將以荆伯柳為

西河守荆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吾君左右皆曰解

狐荆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寬臣之過也言

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  
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沒可謂勇  
矣詩曰邦之司直

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呂氏春秋貴當篇新聞於序雜事五美皆作策

國中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

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

家必日益而身日安呂氏春秋作榮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

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日益官職

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

有失敗皆交爭正諫呂氏春秋作証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



尊名聲日顯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始義同殆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

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

怪之

此二字舊本脫據文選陸士衡連珠注引補御覽五十五引亦同

使弟子問焉

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對曰

舊本無對字據選注增

鄉者刈著

薪選注兩引皆有而字

曰刈著薪而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

兩書俱作孔子

曰非傷亾簪也

蓋不忘故也

蓋字兩書俱作吾所以悲者五字六百八十八引亦同

傳曰君子之間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察之以仁守之

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虛心而聽也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

孔子與子路子貢顏淵游於戎山之上

子路舊誤在子貢下今據第七

卷移正彼戎山作景山語亦略相似

孔子喟然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

子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

本或

非朱擊鍾鼓者上聞於天下槩於地使將而攻之惟

由為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



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  
蘭茝同筭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

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

句下似有脫字

顏淵曰願得

明王聖主為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

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為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

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

疑

為子宰焉

賢士不以恥食不以辱得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

孰多得與亾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亾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

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誦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

用不屈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  
足常足矣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

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

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問孰

存

三字舊本無據列女傳母儀篇補

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

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

踞而視之

令列女傳作今

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

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



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  
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  
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  
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  
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  
顙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  
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  
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  
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  
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

何敢乎子貢曰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  
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  
之狗歟旣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  
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眾暴  
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爲欲當之者也  
丘何敢乎

脩身不可不慎也嗜慾侈則行虧讒毀行則害成患生  
於忿怒禍起於纖微汗辱難湔灑敗失不復追不深  
念遠慮後悔何益微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  
之馬也謾誕者趨禍之路也毀於人者困窮之舍也



是故君子不徼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尚尊稱為君子矣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君子之居也綏如安裘晏如覆杆

本或作杆譌

天下有道則

諸侯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非獨今日自古亦然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謁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說曰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亾者有矣

以一國驕人而亾者有矣

本皆脫此句據御覽七百七十三引增

由此

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則揆履而適奉

楚耳

揆舊本作授譌今據御覽改

安往而不得貧賤乎

不得下御覽有吾字

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

戴晉生敝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

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畱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

而笑仰而永嘆曰嗟乎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

君不見大澤中雉乎

大疑夫

五步一噉終日乃飽羽毛

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困倉中常噉梁粟不旦時而飽然猶

奉各本作奉



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為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往

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

列女傳賢明篇以為於陵子終事

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為食食粥毳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

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

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

由余因論五帝三皇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亾

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廖

舊本作王繆據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改正史

記秦本紀說苑反質篇皆作內史廖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

聖人也將柰之何王廖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淫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疎因為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閒然後



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廖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為由  
 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  
 歲姪縱卒馬多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  
 迎拜之上卿說苑作穆公迎而拜為上卿遂并國十三漢書韓安傳作十四  
 碎地千里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

御覽八百四十七作曾子食之

子夏曰不為

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  
 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  
 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  
 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

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

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

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

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

知也吾嘗齒焉

齒當是齒莽之意

吾田菽歲不收土莫不然

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

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

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為

者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曰位為中卿食田七十



萬何用是人為畜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瞽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說謂之逆吾豈以逆亂瞽之道哉

夫鳳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藩籬之雀翾翾十步御覽九百二十二引

作遙上千里似誤下藩籬二字舊本缺據御覽補喔咿而笑之及其升少陽

舊本作升於高一今從御覽改一詘一信展而雲間御覽作輾轉雲間藩籬

之雀籬舊譌木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即以為羞耳

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初學記十九引作屠門吐注肚一作吐御覽三百八十二

同屠牛吐辭以疾其友兩書俱有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為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

善如量而去苦少耳如量二字舊本無又苦字作若據兩書增改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以吾初學記作以他尚猶賈不售今厚送子

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貝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

韋詩小傳卷九

三亦有生齋



夫子之議論邪徐言闇闇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  
 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  
 是言人之非瞋目搯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  
 勝疾笑噓噓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噴噴疑噴噴  
 噴之譌

韓詩外傳卷第九

韓詩外傳卷第十

齊桓公逐白鹿

晏子春秋諫上篇以為景公

至麥丘之邦遇人曰爾

何為者也

遇人御覽七百三十六引作見封人又爾字亦據增為舊本作謂據新序雜事四作為

對曰臣麥丘之邦人

御覽作臣麥丘封人也以下邦人俱作封人

桓公

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與

之飲曰叟益為寡人壽也對曰野人不知為君王之

壽

君王當作吾君

桓公曰益以叟之壽祝寡人矣邦人奉觴

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是賤

舊本是作之據初學記引改

人民

是寶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矣至德不孤善言

必再叟益優之

優新序作復

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好



學士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益優之邦人奉

觴再拜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君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不說曰此言者非夫前二言之

祝之祝御覽叟其革之矣邦人潛然而涕下潛御覽

曰願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子

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乃新序作臣

得罪於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

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君得罪於臣也湯字以下十二

覽引補新至今未有為謝也御覽桓公曰善哉寡人

賴宗廟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

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齊語

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

四方齊語禮下有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

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齊語作使士臣弗如也詩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



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及重耳反國國中多不附重耳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尙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襲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

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寧故書云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若里鳧須罪無赦者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旣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受於帝位受本或作授今從毛本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



曰天難訖斯不易惟王

訖舊本作忱今從詩攷改

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

禮記表記溫儉作恭儉恭讓作信讓

兩於字皆作役

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君子之於道也猶農

夫之耕雖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太王亶甫有子曰

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王賢昌而欲季為後

也

太王上毛本有太伯知三字今案若有此三字下文去之吳即不必復用太伯二字若無此三字文

義未嘗不接續似可不補

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

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

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

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

謂矣

語未詳

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

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

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

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

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

之謂也太伯反吳吳以為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滅

齊宣王

史記田齊世家作齊威王

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曰亦有

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

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

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



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水上有十二諸侯皆來朝水字有字皆衍文吾臣有盼子者盼或作盼今從史記使

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

七千餘家從史記作徙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

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憚而去詩曰辭之憚矣民之莫矣

東海御覽十三引有之上二字又七十同有勇士曰菑丘訢吳越春秋菑丘作椒丘

以勇猛聞於天下御覽作以勇游於天下過神淵過舊本作遇今從御覽

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

之其馬果沈菑丘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

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

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訢於

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

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

不可勝數要離歸謂門人曰菑丘訢天下之勇士也

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

戶菑丘訢果夜來拔劍拄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

我以人中死罪一也以疑當作於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

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子有三不肖



此五字與下昏暮二字舊皆脫今案文義當有昏暮來謁不肖一也拔劍不

刺不肖二也刃先辭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

之死耳菑丘訢引劍而去曰嘻所不若者天下惟此

子爾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

不可不文猶若此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傳曰齊使使獻鴻於楚

說苑奉使篇云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鴻於齊

鴻渴使

者道飲鴻獲笞潰失

獲笞說苑作空籠此笞當亦謂籠也獲疑是攬字

使者

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鴻渴道飲獲笞潰失臣欲亾

為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人將以吾君賤士

貴鴻也獲笞在此願以汙事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

留而賜之終身以為上客故使者必務文辭喻誠信

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懌矣民之

莫矣

扁鵲過虢虢侯世子暴病而死

舊本號字不重今案文義補依史記侯字可省

說苑辨物篇號作趙下云趙王太子暴疾而死案是時號亾已久矣作趙是也

扁鵲造宮

說苑

有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

子暴病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

說苑作能

活太子此治字亦疑是活庶子之好方者出應之曰吾聞上古醫

曰弟父

弟當是茅之譌說苑作苗父

弟父之為醫也以莞為席以

芻為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



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

中古之為醫者曰踰跗史記作俞跗說苑作俞柎踰跗之為醫也

榻木為腦榻史記說苑皆從手作榻此與下芷草為

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

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

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子之

方豈足以變童子哉說苑變下有駭字扁鵲曰不然事故有

昧投而中蟲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夫世子病所謂尸

蹶者以為不然試入診世子股陰當溫耳焦焦如有

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

報號侯當重二字聞之足跣而起至門曰先生遠辱幸臨

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為

人說苑作得蒙天履地而長為人矣先生弗治則先犬馬填壑矣言

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鉞礪石取三陽五輪為

先軒之竈八拭之湯說苑作軒光之竈八成子同擣

藥說苑作子容擣藥擣字舊本缺今據補子明灸陽說苑作吹耳子游按摩

子儀反神說苑子游矯摩在扶形句下子儀作陽儀子越扶形於是世子

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

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耳夫死者猶可藥而況

生乎耳夫二字依說苑補下云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似當從之悲夫罷君之治



無可藥而息也罷說苑作亂無作不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亾而已矣

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亾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

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

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

襟國子高子後漢書趙壹傳注引作周子高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

惡肉可得而食也驚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

死而況君乎又俯而泣舊本無兩而字又字據御覽百六十引補晏子笑

曰笑字舊本無據御覽補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

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御覽有丁公二字至今猶存吾

君方今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御覽惟下

有農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而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求三日而得之於莖山之陽有

鄙夫乃相與食之繆公曰此駮馬之肉駮呂氏春秋愛士篇作駮

八亦有生齋



不得酒者死繆公乃求酒徧飲之然後去明年晉師與繆公戰晉之左格右者

呂氏春秋作晉之右路石奮

圍繆公而

擊之甲已墮者六矣食馬者三百餘人皆曰吾君仁而愛人不可不死還擊晉之左格右免繆公之死

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歿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鬪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

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為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

新序義勇篇無七字

君子聞之曰三

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斯朝涉剝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亾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為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為無道至



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亾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尙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亾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亾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本一作以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文王本或作大王非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亾天下矣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褰衣應步帶著桃及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亾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亾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及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

齊桓公置酒令諸侯疑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詩曰



荒湛于酒

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即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閒束徒以過之王曰何為者也

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

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為枳何

則地土使然爾

地土當依下文作土地

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

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  
 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  
 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  
 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  
 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  
 已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  
 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  
 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為惡民好禽臣聞之魚  
 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

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  
 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為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  
 在為宗廟而不血食邪而字當衍則祝人太宰在為獄不

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為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  
 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代晏子春

秋諫上篇作佚下同不可二字疑倒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

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  
 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  
 者矣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



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

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

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

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

蟬而不知黃雀在後御覽三百三引作在其後舉其頸欲啄而食

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北堂書鈔

百三十四引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

有深坑後有掘株也掘株二字舊本作窟今據北堂書鈔引改說苑正諫篇少孺子

諫吳王語亦相似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

蟲眾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土而樂其

士卒下有脫文國不怠怠與殆同而楚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皆趨車馳馬救

火本或無皆字毛本林本有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奉束

帛而賀御覽六百二十七引作公子晏下子字無下同舊本無奉字亦據增曰甚善矣

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

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

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

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困庾舊本

脫此六字御覽凡三引皆有此句又一引作困倉商賈藏於篋匱御覽百九十引作笥

今百姓乏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



斂無已本或無王收太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

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

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

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隣國笑矣公曰善自

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魏文侯問里克呂氏春秋適威篇作魏武曰吳之所以

亾者何也里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

福也其獨亾何也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

驕驕則恣恣則極物疲則怨怨則極慮物下八字舊

春秋增下云上下上下俱極吳之亾猶晚矣此夫差

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

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謂當申鳴曰何

舍為子乃為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

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

受命楚王以為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

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衛說苑立節篇白公謂

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為之柰何石乞曰

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

則與子分楚國舊本脫分字說苑作不與我則殺乃



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谷

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亾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韓詩外傳卷第十



韓詩外傳補逸

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尚書孔序

正義孔子升泰山視易姓而王可謂而教者七十餘氏不可而教者多教通典五十四

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爲社明有

土謹敬絜清也尚書禹貢正義 孝經正義二略同 此本於周書作雜解 白虎通社稷篇

亦有此文

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漢書

王吉傳注

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

通典又引袁准正禮曰唯周官有王大封之文揚成王封禪而文武皆不在七十二君而此言見於禮傳者考於禮



如荆雞之卵

文選南都賦李善注外傳江賦注引內傳

七命注略所引皆

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亾矣迴顧二女亦

即亾矣

楚襄王使持白璧百雙聘莊子

月賦注

天見其象地見其形聖人則之

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注

鳳舉日上翔集鳴曰歸昌

七命注

代馬依北風

宣德皇后令注

楚昭王亾其跣屨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

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

拜中軍記

室辭隋王牋注

白骨類象魚目似珠

到大司馬記室牋注

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穆公為私而加刑焉

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

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

使者以首觸楹死以上卿之禮葬之

演連珠注後漢書朱暉傳注所引

又不同云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闕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

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

孔子曰水之精為玉老蒲為葦願無怪之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孔子使子貢適齊久而未回孔子占之遇鼎謂弟子曰

占之遇鼎無足而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



哂曰回謂賜必來孔子曰如何對曰卜而鼎無足必乘舟而來矣賜果至

北堂書鈔百三十七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自唐虞以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略矣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制

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九

趙簡子太子名伯魯小子名無恤簡子自為二書牘親自表之書曰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賤與二子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清臺之上問二書所在伯魯忘其表令誦不能得無恤出其書於袖令誦習焉乃出伯魯而立無恤

同上

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為珪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應時而封曰應侯今應城是也

同上

惟天命本人情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情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何謂六府咽喉入量之府胃者五穀之府大腸轉輸之府小腸受成之府膽積精之府膀胱液之府也

御覽三百六十三

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為相莊子曰獨不見太廟之牲乎衣以紵繡食以芻豢出則清道而行止則居帳之內此豈不貴乎乃其不免於死宰執旌居前或持在後當此之時雖欲為孤犢從雞鼠



遊豈可得乎僕聞之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頸愚者不為也

御覽四百七十四

崔杼殺莊公陳不占東觀

字

漁者聞君難將往死之滄

則失哺上車失軾僕曰敵在數百里外今食則失哺上

車失軾雖往其有益乎陳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

遂驅車比至門聞鼓鐘之音戰鬪之聲遂駭而死君子

聞之曰陳不占可謂志士矣無勇而能行義天下鮮矣

御覽四百九十九

孔子顏淵登魯泰山望吳昌門淵曰見一匹練前有生

藍子曰白馬蘆芻也

御覽八百十八

人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

脈歸於澤聲歸於雷動則歸於風眠歸於日月骨歸於

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膏歸於露髮歸於草呼吸之氣

復歸於人

御覽八百八十三

文王使南宮括至義渠得駭雞犀以獻紂

御覽八百九十

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焉公以為祥

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公曰水之精

為玉土之精為羊願無怪之此羊肝土也公使殺之視

肝即土矣

御覽九百二

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

文選魏都賦注



引內傳

所以為世子何言世世不絕詠史詩注引內傳

春日畋夏日獵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大綏諸侯小綏

羣小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於門夫田獵因以講道習

武簡兵也御覽八百三十一引內傳

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雪花曰霙御覽十二以下似皆章句之文

狐水神也九百九十九短狐門引作短狐

濇清貌也逍遙也文選南都賦注

靡共也縕麋異色之衣也列子說符釋文

溱與洧三月桃花水下之時眾士女執尚沿唐諱秉蘭拂除

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此兩水上招魂拂除不祥也

御覽五十九

溱與洧說人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水上招魂

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顧與所說者俱往觀也又八百八十六

皆引作外傳案續漢書禮儀志注及初學記四但云韓詩亦云韓詩章句則非外傳也姑附見於此



卓言夕傳補遺

校正本





